

李文饒文集



李文饒外集卷第一



窮愁志并序

予頃歲吏道所拘沉迷簿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
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為一論庶
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篇論四十九首銷
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
益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評史

夷齊論

三良論

張辟疆論

爰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漢昭論

漢元論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荀悅哀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羊祜留賈克論

宋齊論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
美其德孟子稱伯夷之清者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
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
至於聞淑媛之言輟殮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
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
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

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
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
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
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殮紫芝以爲糧飲清泉
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
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
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
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

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
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
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
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
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
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
唯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烟而存漢數千年間一
人而已漢祚四百繇此而與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
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張辟疆論

文粹

楊子矣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
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
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何使留侯尚
存必執戈逐之將焉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
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
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磐
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
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惧必當憂傷不食
自從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
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

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蓋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徂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伏羲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爰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文粹

爰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

者主在與在王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盎曰諸呂用事擅相王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未常大尉本兵柄弗能王也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獄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

揚子稱益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爲仁矣益唯有正填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守奉害錯之罪虐貫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者敢有僭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

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親召公不說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替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欲踈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抵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伴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克實議益鐵而罷權酷任忠臣之效也總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
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
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癖蓋懦而不
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
氣粹精為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
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
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
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太冶蕩蕩上帝復何為哉
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聰
自我民聰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謏說不行人與其
不疑也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和謏言相蔽人不與
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
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為賢而任之
荀悅論畧曰高帝天下初起庶事革創文帝躬行玄
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
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瀆審刑採
數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
曰崇尚儒業從諫如流引班固替賓禮故老優游亮

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微用儒生故以玆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也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壞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傳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廢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諧而^書死惑於讒邪豈得謂之牽於文義乎於讒邪

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漢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序斥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得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之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絕三世而王莽篡奪而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荀悅哀王商論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以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

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潛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審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斥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惧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况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寢質薄為數竒敦厚碩大為多福樂昌威重真漢相容貌懾單于而違愍於時遇讒而殞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秦也蝘蟻皆得保其生余

又聞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燹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為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張禹論

文粹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啓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和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

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
 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焉此矣天有震雷之怒
 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
 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
 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
 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
 餞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况太
 后尚存唯一第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
 也漢成帝車馬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
 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

主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
 亡成王奔之篡皆因禹而護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
 也雖虵聞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
 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
 其臣可以范曄為師表張禹為鑒戒

三國論 文粹

魏蜀是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
 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
 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
 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

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
 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
 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
 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
 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
 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
 之將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
 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
 三國之事可不戒惧哉

羊祜留賈充論

任愷庾尹庚為河南尹名犯廟諱以賈克和僻欲其

字又非使所以不書山

踈遠勸晉武令西鎮長安唯羊祜密表留之祜豈悅
 賈克者哉良以愛君體國發於至誠耳晉氏傾奪魏
 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即其子孫所
 寄心腹唯賈克而已克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
 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羊祜所以願留也昔漢高不
 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
 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吕后必無後禍况吕
 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
 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

李衛公外集卷之一
豐沛非呂后劉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仕稷也後
世莫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桃者君德寢微王道陵替續緒之
初如革大運降宥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
之情廢前史評之詳矣然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
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
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
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豈有不
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

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爲笑政泉臺見妖
尚不可毀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楚
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猶見思若此雖時
移政改莫匪舊臣若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
惠帝守蕭何之灑魏文帝初受漢禪群臣皆贊魏德
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爲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李文饒外集卷第一

李文饒外集卷第二

窮愁志

論

舊臣論

陰德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管仲害霸論

慎獨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天性論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

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
臯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
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
之規况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
且穆生豈爲已也益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
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
者皆覩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倚據先王
之道以誦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
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
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此為大中和當國者
發

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
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
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絕及子顯黜爲
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
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共丙丞相於漢
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
程嬰以託孤之義不恐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
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敬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
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間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

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

漢書稱因救天下郡即天獄繫者是恩及四海也

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微卿之美削士伍之辭

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饗

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

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

濃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

然也

臣子論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

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

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

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

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

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理煩遭難亦不

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

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世謂三

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

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

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漢高曰君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

李德公外集卷之二
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醜時人稱爲上官
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
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憫儻不羈之士也少不
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
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
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
保之哉

忠諫論 文粹

人臣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
紂相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

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
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
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
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
辭訐若考叔啓大遂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
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
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馬令言帝欲
不諱劉李二人名各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
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
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

本傳公集卷之二
四
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夫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祖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管仲害霸論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

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余竊窺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桓公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爲五霸之首中代蜀主之任孔明符堅之用景畧雖閔羽不能殺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反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讒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違管仲之道莊周儻所謂至智也者有不爲大道積者乎又曰距不得

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慎獨論

觀

士君子愛身防患無踰於慎獨矣能慎顯觀曰不顯
云觀不為暗欺忠信參於外雖有盜賊不能為患矣
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斯之謂也賊入趙孟之門
者覩其盛服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於觸視所
以知其不為患也向使趙孟未闢寢門尚安在席思
變詐之數無肅敬之容為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
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言人不可以不誠矣若
乃懷詐飾智意忌貌親人已見其肺肝而自謂無迹

天已奪其魂魄而不寤將亡此汲黯所以面折孫弘
留言李息莊周偁賊莫大於德為一本無有心以有
眼為德者尚不可以有心眼况為惡者乎

王言論

文粹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
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
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
郭解家貧文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
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秭恐解此謂簡而
當理足使姦臣奪心种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

親字犯高宗嫌名故
改為觀

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

裴頠勸嚴實后華若以庶可優游卒歲

傳亮贊識微而不免北四子者

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所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忤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校獸閉關以待暴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惧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

者自三公鎮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益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劉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鄰子以紓亂皆保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爰蓋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爰蓋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望藪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依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為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爰蓋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鋤虜不賊趙孟承基不恐志寧

統于承基為承乾賊于志

寧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為其依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護蒙耳黯實其氣義之無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文粹

告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

蕩章北也

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為周駕馭之術唯

漢高祖盡之黥布帥漢高祖方踞床洗音而召布入

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音張服御飲食從官

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厠見衛青青以大

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漢而盪章粥

檢狃也蜀先主與閔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

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

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

浮辭足予句言宜洞開骨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

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

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聞之氣擊刺之才去
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
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
厲階至今焉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
之豈有斯恨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志氣爲先患難爲急漢高
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
子曰卽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
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

士君子未嘗先及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
夫可仕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益不卑於劇孟且夫周
文有闕天而樂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
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
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女不生男緩急
非有益也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鶴鳴在原
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爲仁孝况朋友
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
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
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

而幼孺自效知孺名故姓非便故不書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
稊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
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
亥哉

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為人所構天子赫然大
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
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
時大畧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

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管耳武帝一言
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
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
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
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
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
必寤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
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寤
况一子乎是以漢高祖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
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噐人於絲竹默

然而笑皆外感中悟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文
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李文饒外集卷第二

李文饒外集卷第三

窮愁志

論

賓客論

謀議論

代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虛名論

食貨論

近倖論

奇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密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深可故再之言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滂有枚乘鄒陽不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牟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僊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

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抃希值漢網之踈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瀆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音孔出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

朱買臣幾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
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
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
謀議哉况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
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管所議以勢利爲先
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
往來又後姦智獻竒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
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
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至
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

靜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
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
終有後咎龜錯至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
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闊意中言高旨
遠其道可濃其術則疎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
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
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
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世

宋廣平之維私至衛
公時尚存可謂老壽
長不可解也

李補公外集 卷之三
三
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把維世叔名又常預燕公代公
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其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
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
若涉川未知其止寥郭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
意逾密代公常為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
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
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代國論

自古得代國之女以為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
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

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為一國之所奉
受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
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
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
喜妲已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
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
慕容娣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符堅於五梁
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隨文嬖陳主之妹終以殞
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
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息於焉政戎狄乃

李補公外集 卷之三
三
日

亂華矣所以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文章論 文粹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庭碩敘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

金璞 文粹

謂

依

無有隻韻者

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古既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

曹植七言
話有回泥講於四韻三聚詩有舉原安三觀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韻持於元勳包田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二韻二十韻

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韻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

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
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
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
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
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
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
金翠美質旣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任臣論

欲知國之隆替時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非常之才
固不常有齷齪廉謹足以從政矣其次愚魯樸鄙之

人亦不害國唯異於人者可以懼矣

世所謂
差人也

何者陳

侯愛郭紹以興侮楚之怒伯陽任公孫以成謀杜之
夢屠黍傅國之興也天遺之以賢人國之衰也天興
之以亂人是也然此人將至必有異物爲此先兆故
知遠君子近小人汙澤所以興利也鷓鴣止於魯郊
下展禽之故也鷓鴣集于魏沼不用管寧之應也是
以鷓鴣來而師乙歎鷓鴣鳥至而賈生懼戴鷓一作本集
張臻一作本集悲微禽尚能爲害况異於此者昔殷宗惧
而修德以消雉雉之變魏明樂以酬身不免鷹揚之
恨可以儆戒共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
 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為滬家是
 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僧一行傳謂盈虛御輕重唯太
 公管仲雖霸者之佐不及太公
 亦不宜比商鞅與吳起同類可以子產西門豹俱為器能是不
 辯其精麓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
 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
 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
 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
 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為

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
 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
 用陳平去之然偁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
 以結怨關中棄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
 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頌與漢王挑戰漢王笑
 曰吾寧闔智不能闔力及將敗也自為歌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為雄於韓信氣
 又過之所以能為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偁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群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有

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讐是也東漢相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寢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大盜謂臣也所謂教採升木噬犬害人兇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為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兇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

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為恠哉大道之行當廢粉矣

虛名論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詆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諛口替替又曰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忠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

五德公外集 卷之三
同風矣于寘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之不貳之
老進仕者以苛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
高而笑勤恪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
晉文與元成之際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譏山
濤魏野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
齒而醜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唯耻
不及豈蚩蚩負屨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爲其羽翼
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
相死自謂保太山之安可以痛心矣

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珣諧之任則奸邪
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
職爲葦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
論頌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賂聚貨者所以得
升矣貴操其奇贏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
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王郡國貴
倖得其竇賂多託賈人污吏處之頗類牧羊而蓄豕
養魚而縱鰲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
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
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

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與以利國爲
非楊雄以權酷與歎稱其職者必皆挾工商之術有
良賈之才壽昌習分誅之事弘元致理之要雖有倖
臣亦何害於理哉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于東
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
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人倫之
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
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

下接六集第二行年所缺之數云

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不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
患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間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
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
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
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
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一本皆帝
與之將軍貨產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
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
多祚漼然泣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
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

朝恩下接次葉第十行
明無二字

李衛公集卷之三
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裨昭日請死中牢
醴以爲朝恩宰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以
不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致位而反居相位可
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位而反居相位可
爲之甚痛哉

近倖論

文粹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踈遠忠良其主非不知
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
近二曰嗜慾深相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
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

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
沉酒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恭
石顯所以得蠹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
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及蓋此
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
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
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
廬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
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
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

同
第三行九字

李衛公集卷之三

七

終

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大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眄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即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游徼搏擊之吏抱閔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畫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

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唯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義唐之帝號漢武剪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吊

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鞀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為竒以方士為玩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嗇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苟卿稱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謫詐多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

者為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銜其術而欺明王者亦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知則公孫卿藥大魚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銜者足以大戒蘭文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羅邇婆寐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瀆矣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僻巧佞翻覆難信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僻者踈遠之則無患矣翻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

唯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皆本
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鴉食
楛而懷恩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皆本忘義者
不及飛鴉遠矣至於白公負外翼之德宰嚭遺翟澆
之恩陳餘弃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
臣賊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
之盜殊不然矣夫穿窬之盜迫於飢寒莫保性命於
高貴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義仁
愛則是取資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識廉耻而不爲是
有償金者之行矣若能忍飢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

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以是而
言盜賊未爲害矣然操戈鋌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
取財者則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者
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已知之
矣焉得負之哉

李文饒外集卷第三

李文饒外集卷第四

窮愁志

論

貨殖論

近世良相論

近世節士論

折群疑相論

禱祀論

黃冶論

祥瑞論

冥數有報論

周秦行紀論牛僧孺周秦行紀附

梁武論

喜徵論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

可以曰天機斡河嶽使左右貴倖後當世奸人若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休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猶謂之真人况兼有帶樂乎後世雖有敗之者如用斧鉞於糞上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

晏平仲祀不掩豆儀休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如嚮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夭壽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近世良相論

客謂余曰楊子漢言有重黎顏淵二篇顏子名犯廟諱不書

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若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

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
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諤救其患難而已唯
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
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
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
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許而犯上致元哀二后
有信諛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
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
制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凋藜藿由是不採貴不
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

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為
徒故左僕射陳司徒麟之為瑞也寶也廉而不劇怒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

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北謂故中
書王丞相故相好古洽聞應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

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
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困於鮑疏
空故侍中李司空

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翮長鏃靈均之九死無
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沒不暝號于上帝似蕭望之

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淮
李司空也余亦同病莫保其主知
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

李德公外集卷之四
三
侯知音耳

近世節士論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詆控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寵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

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鸛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屬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生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績豈辭於禁錮世

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詞義
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傳也嗚呼田叔孟
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亦與疾遠竄溘盡道途疑其
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
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
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二三况福
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安樂
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又何貴於名節者哉

折群疑相論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

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爲百獸所伏然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豈宴雄者必當昌後不能爲
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海屬
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明洞澈雖水精
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
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
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
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
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以上色美者雖
鉤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而粹

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
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論

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
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
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
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避_地群望則皆謂太守無愛人之
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
十五所可謂不誦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
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

霄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間居三日
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
治罷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
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
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焉
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
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黃冶論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却無有然天地萬
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

石室之間生靈床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澈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倘至人道與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踈矣昔人問楊子鑄金而得鑄人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密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祥瑞論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矣至麗無不為妖覩之宜先戒懼不可以為禎祥何以言之相靈之世多鸞鳳丘墳之上生芝草神僊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次可以保永年生於丘墳豈得為瑞若以孝思所致則瞽瞍之墓曾皙之墳宜生萬株矣何者為仁孝之瑞唯甘露降於松栢縞鹿素鳥馴擾不去皆有縞素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遇好黃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產於丹竈之前遇自以為名在金格暢然滿志逾月而遇病卒齊中書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

去世又餘姚守盧君在魏時盧君名從有芝草生於督郵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為叛將栗鯉所害置遺骸於屋梁之下並耳自所驗非自傳聞由是而言則褒姒驪姬皆為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窈娘皆為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玄石為魏室之妖啓將來之端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桑穀雉雉之變耳

冥數有報論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

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協於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緩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宵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

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
 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
 如也姓姜不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
 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寃
 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
 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
 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湏值少王余聞之愕眙酒
 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
 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
 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續緒召入禁苑及右

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
 事非人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丞請居外
 代公者受惠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
 鎮吳門歲經八稔尋文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
 引鄴耨道士至總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
 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節符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
 差歲月自憲開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
 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
 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
 者多矣其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

道為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
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
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強
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其在臨歿之際方寸不撓
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
薪盡火滅溘然則無能為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
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剛其
次精多魄強則能為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
也。

周秦行紀論

牛僧孺周
秦行紀附

言發于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
言而知其內翫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

李公普乎牛僧孺曰太
牢梁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

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

恣狂顛龍蛇相闕丘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

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

之漸用田常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黨

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憾者皆遭誣坐莫不測目

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

周秦
行紀附於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

下附於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

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寔
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寔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
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
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貯一作太牢
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
開元中御史汝南一作子諒彈奏牛僊客以其姓符
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
涼國名不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讎頗類
余志非懷私忿益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
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爲賀則

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
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
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
未嘗不是薄流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
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牢
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
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倘同
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
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湏以太牢少長咸寘於瀆
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

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事於早歲因援毫而據宿債示書行紀之跡于後

周秦行紀

牛僧孺撰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

統葉間至伊闕南道

民舍會喜不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至更十餘里

氣因趨進行不知狀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闌人曰即君何至余荅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一作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

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即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

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下問左右曰拜有一

遂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

廟即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葉寃下將歸失道

恐死豺虎敢託命乞宿太后幸聽受太后遣軸

簾起席曰妾故漢文君母君子唐朝名士不相

君臣幸無簡敬便一作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

狀貌瑰偉不甚粧飾慰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

食頃聞殿內庖厨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善一作

佳偶有二女侍

一作

相尋况又遇佳賓不可不

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

有二女子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挾腰

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顧指

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有一人

圓題染臉穩身貌舒光彩射遠近時時好曠多

服花繡年低薄后后指顧曰此元帝王嬙余拜

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

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有五色雲

下聞笑語聲寢近一有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

馬跡相雜羅錦綺繡列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

雲中下余起侍前立者一人纖腰身修眸容甚

閒暇衣黃衣戴黃冠年三十以來太后顧指曰

此是唐朝太真妃余即伏謁肅拜如臣禮太真

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然妾在后妃數中此禮

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身

小材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顧而指曰

此齊帝潘淑妃余拜如王昭君妃復拜

太后命進饌少焉食至芳潔萬品皆不得名字

粗欲之腹不能足食已更置酒其器盡寶玉語

李衛公集卷之四

太真曰何久不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節數幸
 華清扈從不暇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
 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一有
 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惱東昏侯字一有疎狂終
 日出獵故不得時謁太后問余曰今天子一有為
 誰余對曰今皇帝名适代宗皇帝長子太真笑
 曰沈瀛兒作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
 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謙第言之
 余曰民間傳英明聖武太后嘗肯三四太后命
 進酒加樂樂皆少年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

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

手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引琴而一有聲甚怨

太后曰牛秀才邂逅逆旅到此又諸娘子偶相

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盡各賦詩言志不

亦善乎遂各授以牋筆遂巡詩成薄后詩曰月

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日笙

歌地煙草幾經秋又春王嬙詩曰雪重寒穹廬不

見春漢衣雖舊淚長新如今猶恨毛延壽愛把

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

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

木強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
御床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潘妃
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
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拖金縷衣再三趣余作詩
余不得辭遂應教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
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
何年別有箏笛女子短髮衫吳帶貌甚美多媚
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
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
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

無詩乎綠珠拜謝作詩曰此地元非昔日人笛

聲空起一作趙王倫紅牋鈿碎花枝下

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

人與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

不宜如此况實為非乎潘妃辭曰東昏侯以至

兒名身死國除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

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

貴妃固勿言他乃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

于一有後字復為妹一本作為妹效追索若觀單于婦固

自用宜苦寒地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

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
院會得旦待人告起得也昭君泣以特別忽聞
外有太后命余遂見太后太后曰此非節又留
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何采歡更索酒酒再
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
衣人送往大安卽西道旋失使人行往一本作所在字
時始明余就大安里問其人人曰去此十數里
有薄后廟余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何見者余
衣上香經年不歇竟不知其一作何

梁武論

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之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
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
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
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
深求此理本不戒其不貪能自微不有其寶必不慄
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爲寶其義
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
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歛氓俗竭經國之費
破生人之產勞後不止杼柚其空閭位偏方不堪其
弊以徼身福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喜徵論

陸賈傅嬉子垂而百事禁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常思之蓋以人肖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歛然感氣發於圓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灑煜照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沉悴雖不能自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召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嬉子垂於簷楹之間室有明燭膏爐必垂於屏帟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卷終

後序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賢相名儒接武而出固未易歷數也然考其功烈文章光明偉大卓然足以垂不腐者蓋亦無幾自房杜姚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衛公李文饒而王楊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衛公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畧於功烈殊不知衛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借令衛公當文公時則必以文章顯矣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烈著矣觀幽州紀聖功碑異域歸

忠傳序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文公論淮蔡之敗可立而待折王庭湊之兇熖而奪之氣胷中所蘊固不止於文章也夫道之在天下操之則爲心盡之則爲性持之則爲志養之則爲氣存之則爲神是道也見之設施則爲功烈寓之言語則爲文章易地皆然豈有彼此之異哉元和十五年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大和八年衛公亦嘗爲袁之長史文公之去袁也崇廟貌以祀之列豐碑以記之其文集之行於世者又鋟木於毘庠至於衛公則不然祠堂數椽地石刻數尺許蕭然岑壑之上佛屋之側文之流傳者僅有十五賦其全集則未之見豈世之知衛公者一於功烈鮮及於文章歟紹興己卯冬建安邵公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嘗訪韓李遺集而衛公文集獨未有表而出之

辛酉冬日讀一過恨無別本可校以意改正訛字數百又更定錯簡兩處至為快意季冬四日永觀堂西廡書

文集十五
第十第十一兩葉外集卷三第
九十一一二三葉均錯簡

次日又據一
本檢核其原本係萬曆補刊本此本墨釘頗有刻補合
是者外集錯簡亦由校者正惟卷十五錯簡未正耳

是月既望復以唐文粹所選者校於書眉



